

臺灣革命僧 林秋梧

李筱峯 著



菩提一念證三千
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
願同弱少門強權

港台書

臺灣革命僧林秋梧



李筱峯 著

臺灣本土系列一之⑨

臺灣革命僧林秋梧

作者：李筱峯

發行人：吳樹民

社長：吳豐山

經理：魏淑貞

責任編輯：鄭文聰

封面設計：林 林

出版：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

臺北市濟南路二段十五號

電話：(02)3519621-438

郵撥：0003180-1號自立晚報社帳戶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四一五八號

法律顧問：蕭雄淋

臺北市師大路 189 號 6 樓

印刷：長達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西園路二段50巷4弄21號

定價：平裝新台幣二五〇元
精裝新台幣三〇〇元

第一版一刷：中華民國80年2月

* 裝訂錯誤或污損負責調換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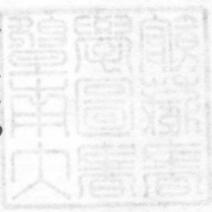
有著作權 侵害必究

ISBN 957-596-101-3 (平裝)

ISBN 957-596-100-5 (精裝)

菩提一念證三千，省識時潮最上禪，
體解如來無畏法，願同弱少鬪強權！

——林秋梧



目錄

第一章 前言	一
第二章 家世與時代	七
第一節 家世與幼年	七
第二節 時代背景	一〇
第三章 未完成的學業	一三
第一節 台北師範——社會領導階層的搖籃	一三
第二節 在北師的求學	一七
第三節 北師與民族運動	二三
第四節 北師第一次抗日學潮	二七
第四章 異鄉漂泊	三三

第一節	神戶去回	三五
第二節	廈門遊學	五五
第五章	民眾啓蒙運動	五三
第一節	文化演講	六七
第二節	「美台團」電影巡迴隊	七二
第六章	步入禪門	七五
第一節	投入開元禪寺	八五
第二節	負笈日本從學忽滑谷快天	九〇
第三節	省識時潮	九四
第七章	宗教改革與社會運動	
第一節	倡導佛教改革	一〇四
第二節	「反對普度」運動	一二三
第三節	寺產、教權的維護戰	一六六
第四節	創刊《赤道報》	一八九
第五節	社會運動	一四三

第六節 藝文活動	一四〇
第八章 社會主義思想與解放的佛學	
第一節 社會主義思想	一六一
第二節 解放的佛學	一七三
第九章 病故	
第一節 猝逝	一七九
第二節 朋儕的追思	一八六
第十章 結語	二〇七
附錄	
一、林秋梧年表	二三三
二、林秋梧作品目錄	二二九
參考書目	二三五

第一章 前言

一般而言，對於任何一位享年僅三十二歲，名不見稱、行無特性的青年來說，史家通常不會加以留意。但是，以林秋梧這樣一位英年早逝的人物而言，他的生平與思想，卻是歷史學上具有價值與意義的研究對象。

因為，在林秋梧短暫的三十二載人生中，他卻是一位具有多重角色的人物：他曾經是事涉日治時代抗日學潮而遭台北師範退學的一名學生領袖；他曾經投身於一九二〇年代前半期由「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啓蒙運動；且在文化協會分裂後，步入禪門，赴日本佛教大學深造；返台後，積極致力於台灣的佛教改革，掃除迷信；他曾經在一九三〇年前後的台灣佛教界中，投下酵素，激起漣漪；更重要的是，法號「證峯」的他，透過宗教運動，又回到社會運動的路上。他參加「台灣民眾黨」及其外圍組織「台灣工友總聯盟」等團體，關切工農運動，創刊左翼刊物《赤道報》；他寫過近百篇的宗教、政治、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評論及創作。他的解放的宗教觀，至今看來，仍屬前衛。更令人稱奇的是，他的禪學理論，

卻能與唯物史觀的馬列思想搭上線；此外，他也參加舊詩社，好寫舊詩以明志，而一方面也趕在新文化、新文學的行列中，從事白話文的創作……。

總之，林秋梧具有多重的角色，他是神職人員、是文化人、是社會運動者，也是一位思想性的人物。他是台灣二、三〇年代日本殖民體制下的左翼青年的一個取樣代表，也是那個時代的青年的一個特例。雖然他僅匆匆活了三十二歲，但是透過他短暫的生命，透過他具有創見、或許具有盲點的言行，可以讓我們檢視歷史的發展、時代的變貌……。

有感於林秋梧的個案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與意義，作者在十五年前即著手進行有關林秋梧的生平事蹟與思想言論的史料蒐集。一九七九年，作者經過初步的文獻蒐集，以及對林氏的家屬、舊友及地方著宿的口述訪談調查，曾編寫有《革命的和尙——抗日社會運動者林秋梧》一小冊。這本小冊，是林秋梧史料的首次出土。然而該小冊係以傳記文學的手法寫就，在規格上、在內容上、在方法上，皆不符合歷史論文的要求，更談不上研究成果，僅係史料編寫而已。且事隔多年後，不少有關林氏的新史料陸續被發現，新史料更烘托出舊作中有多處謬誤。因此，有關林秋梧的研究，實有必要重新以更嚴謹、更學術性的態度，再度出發。尤其，近年來，林秋梧的生平與思想，逐漸受到學術界與宗教界人士的注意。例如：研究哲學的青年學者廖仁義，在《台灣哲學的歷史構造》①一文中，曾提到：「……一九二七

年台南開元寺也曾派遣被後世史家稱爲「革命和尚」的林秋梧，前往日本駒澤大學投入禪學泰斗忽滑谷快天的門下。林秋梧熟悉馬克思主義，擅長以歷史唯物論詮釋佛理，並抨擊當時日益資本主義官僚化的佛教勢力，可以說是日據時期台灣解放佛學的典型人物之一；而他經常發表作品的《南瀛佛教》，則是當時激進神學的重要刊物。¹；專攻近代佛教史的青年學者江燦騰，也在〈近代中國佛教的社會運動——以張宗載和林秋梧爲例〉²一文中，將中國大陸的張宗載與台灣的林秋梧這兩個同時代的青年僧伽相提並論，謂：「相對於西洋的強勢文化，半世紀以來，中國佛教的社會運動也相應互動變革。其中，張宗載與林秋梧正扮演了對傳統佛教施壓之強勢角色。」；台灣省文獻委員會於一九九〇年十一月計劃編纂「台灣先賢先烈專輯」，初步擬訂撰寫的對象計有八十八人，林秋梧亦名列其中³；宗教刊物《福報》周報，於第三六號中，亦以林秋梧爲該期之主要人物而加介紹⁴……。

值此學術界與宗教界人士開始留意林秋梧生平事蹟之際，著者身爲林秋梧史料的首位發掘者，實有義務與責任以更嚴謹、更客觀的學術態度，站在史學研究的立場，提供更新、更周詳的成果，以便讓其他領域（尤其是哲學、宗教）的研究者能作進一步的參考。

因此，本文將揚棄以往訴諸主觀感情、充滿價值論斷的傳記文學的手法，而採理智的、客觀的傳記史學的態度。爲使不陷於過去傳記文學的窠臼，以達傳記史學之境，本文當力守

史學著述所要求的尺度^⑤。質是，本文的題材雖屬傳記，而研究過程則純屬史學。

本文共分十章，除首尾兩章「前言」與「結語」外，第二章至第七章，係對林秋梧生平事蹟的了解與觀察；第八章係對林秋梧思想的綜觀與歸納。生平部分以事蹟發展為重點；思想部分則就其言論來分析。儘管思想部分係就其言論來分析，不過在方法上，本文仍謹守史學的範圍，未敢越踰雷池作哲學的或宗教的批判與討論。第九章言及林秋梧的病故，重點在於其同志道友對他的追思，藉以了解其為人及人格特質。

本文所依據的史料，除靠書面上的文字資料外，也根據著者親自從事田野採訪所得的口述歷史。至於在文獻引用時，為求真而原文照錄，此自不待言，惟日治時代行文皆採舊式句讀，本論文中的引文，若出現有新式標點，此乃著者視情況所加，先此說明。

以往，有關日據時期政治、社會運動人物的討論，焦點多僅止於首腦人物，如林獻堂、蔣渭水、蔡培火、蔡惠如、王敏川、連溫卿……。但是，僅止於對首腦人物的了解，尚嫌不足。在運動行列中，較為年輕的基層伍卒，有其不同的角色、功能與作用，亦同樣值得史學研究者加以觀照、理解。這個林秋梧的個案研究，或許正是一個小小的嘗試。

註釋：

- ① 廖仁義〈台灣哲學的歷史構造〉，收於氏著《異端觀點》（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版，台北）頁二十五。
- ② 江燦騰〈近代中國佛教的社會運動——以張宗載和林秋梧為例〉，載《佛教文化》一九九〇年二月號（五月號，台北）。
- ③ 見一九九〇年十一月十三日《聯合報》七版新聞報導，標題「省文獻會編纂專輯／台灣先賢先烈暫定八十八人」。
- ④ 《福報》周報第一二七期人物介紹，一九九〇年三月十二日出版。
- ⑤ 有關傳記文學與傳記史學的區別，詳見張玉法〈從傳記文學到傳記史學——評介李雲漢先生近著三種〉，收於氏著《歷史學的新領域》（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台北）頁二一七。

第二章 家世與時代

第一節 家世與幼年

日本據台後的第八年，公元一九〇三年（日本明治三六年），八月二日（農曆六月初十）^①，林秋梧出生於台南市花園町（今公園路）的一條小陋巷裏。

有關林秋梧的先世，由於族譜失佚，而難以查考。唯據稱，林秋梧的曾祖父（名亦不詳），原籍福建，曾中武舉，在福建任職，後來奉派至台南府安平縣，乃舉家渡海移居台南。按安平縣之設置，在台灣建省之後，可知林家渡台當在晚近。至於其曾祖父之級職，亦杳不可考。不過據林秋梧的一位胞妹稱^②，其曾祖父當年手下領有五百名左右士兵，以此推斷，其級職可能係千總或哨官之屬。

林家到了秋梧的祖父林敏三時，日漸中衰。林敏三有兄弟五人，於來台後相繼過世。日本領台時，林家會歸福建，後因生活不適，又回台南定居。

林敏三生有四子，第三子林成武，即林秋梧之父。林成武未曾讀書，但是個性直爽，開

朗達觀。據聞，他擅長自編故事，爲孩童講述。他的故事，多爲仙人下凡，除惡懲凶，打抱不平的童話。孩童聞後，往往都要爲他的故事中的正義俠氣而動容。^③林秋梧日後的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是否受其父親的故事影響，也未可知。

林秋梧的母親楊安，台南人氏。楊安二歲喪母，五歲喪父，由其姑父母撫養，未幾，姑父母又雙雙病故，遂由一位義母領養。十七歲嫁林成武，十九歲生長子林秋梧。林秋梧之後有四妹二弟。兩位胞弟分別在兩歲及五歲時夭折，因此他算是獨子。^④

林秋梧出生時，家道已衰。林家生計，大部分靠林父以挑賣水菓維持。據林秋梧的次妹林秋鶯回憶：林父經常以扁擔挑著兩籬筐的水菓，在烈日下，或在寒風中，穿梭在大街小巷裏叫賣。當時稱呼這種到處走動的小販爲「行商」。「行商」的辛苦，不僅在疲於流動叫賣，更往往還要走避日本警察的取締。往往在停下來休息或交易時，警察會上前取締，有時罰錢，繳不起罰金時，往往無法取回遭沒收的秤子。有些嚴厲的警察，甚至會將秤子狠狠折斷。林父便是在這樣的生活夾縫中，挑起家計重擔。這種窮困的情況，到了林秋梧進台北師範後，才稍漸改善。林秋梧自小即生長在如此困厄的環境中，深切體會民間疾苦。他日後所表現出對無產大眾的特殊情懷，以及與象徵日本統治形象的警察的爭執，顯然在其年少時代即已埋下種因。他的一位學生曾以「憐貧愛眾」「待人平等」來形容其爲人^⑤；他的詩句「

願同弱少鬪強權」^⑥更自己刻劃出濟弱抗強、打抱不平的性格。這些性格的萌芽，我們或許從其幼年生長環境中，可獲得一些理解。

一九一一年（日本明治四四年）四月，林秋梧入台南第一公學校讀書。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三月畢業。「六個年學業都獲優等」^⑦。

入公學校後，他得知附近的「七娘媽廟」裏有一位漢文先生開設私塾教導孩童學漢文。許多家境寬裕的孩童，都到私塾去學漢文。私塾上課的時間，在公學校放學之後。學費也無硬性規定，自行束脩即可。秋梧雖知道自己家境拮据，卻奈不住求學慾望，經過幾番向父母的力爭之後，終於如願以償進私塾讀漢文。每天下午他後公學校放學回家後，便立刻卸下學校的書包，然後提著包有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的小包巾，趕赴「七娘媽廟」的私塾去跟從漢學先生讀漢文。林秋梧在私塾裏的表現，深獲私塾先生的激賞。^⑧秋梧日後能有良好的漢文修養，能以洗鍊的文筆從事漢文寫作，能以詩書畫自娛，不能不歸功於此一時期奠定下來的漢文基礎。

一九一七年（日本大正六年）三月，林秋梧讀完六年的公學校畢業，翌（四）月一日，入學補習科。當時的補習科是自一九〇四年修正台灣教育令後，在公學校所增設的一種注重實業教育的學制（一九二二年又改爲「高等科」，公學校修業後再讀二年）^⑨。林秋梧在補

習科修習一年，於一九一八年三月修畢。

公學校補習科畢業前夕，林秋梧熱切期望能繼續升學，然而父母初以家境困難未允，幸經公學校的級任老師和私塾裏的漢文先生親自到林家拜訪說情，秋梧始獲父母首肯，報考當時在社會上眾所歎羨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即後來的「台北師範學校」）。

一九一八（日本大正七）年，林秋梧如願以償考進了「國語學校」。

第二節 時代背景

林秋梧出生於日本領台之後的第八年，也是日俄戰爭的前一年。時值明治天皇的最後一年，亦即日本推動明治維新的第三十六年。

明治維新帶來了日本日漸強大的國勢。甲午戰後，日本更邁入所謂「向外發展膨脹期」^①——根據馬關條約，日本獲自滿清政府的兩萬萬兩賠款，約合日幣三億六千萬兩，相當於當時日本國家財政四年歲入的總和。依賴這筆鉅額賠款，甲午戰後第三年（一八九七），日本便確立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在馬關條約中，日本取得了中國大冶鐵礦的經營權，利用由中國輸入的鐵砂，日本於一九〇一年建立了遠東最大鍊鋼廠——八幡製鐵廠。總之，甲午戰後，日本因獲得賠款，又擴充新領土（台灣），以及戰後巨額的增稅，促成了日本近代資本